

郑州地理

东风渠畔

寇 洵

我印象中东风渠的水很脏，颜色有点发乌，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腥臭味。

东风渠的水什么时候变干净了，我不太知道。我再走到它身边的时候，原来的那股腥味没有了，这是我搬家以后的事。

春天的时候，我走到那里，那里的河边上还有许多柳树。我从那些柳树边过去，我记得它们一点点变绿的样子。

夏天里，我也喜欢到东风渠边散步。渠边的广场上，一早一晚都有人在锻炼身体。

秋天总是很短。我特别喜欢秋日午后的阳光，暖暖的，但并不强烈。

赵元惠先生的杂文创作起步很早。1964年，他27岁就开始发表作品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元惠先生看到许多杂文作者热情很高，但苦于不入门，就有针对性地主编了一本《杂文创作百家谈》。

冯氏回看了她一眼，那偷道：“我倒想睡来着，可有位小姐拼命抢被子、磨牙、打呼噜、听动静，还以为身边睡着位鲁智深——”

冯氏沉默片刻，像在思忖，终于轻轻一叹，下定决心道：“我家老爷不在跟前，我就替他做主——”

冯氏叹息道：“本来相与就不多，他们父子南下前，只有在祭祖扫墓时才见得一面，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自己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”

冯氏沉默片刻，像在思忖，终于轻轻一叹，下定决心道：“我家老爷不在跟前，我就替他做主——”

冯氏叹息道：“本来相与就不多，他们父子南下前，只有在祭祖扫墓时才见得一面，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自己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”

冯氏沉默片刻，像在思忖，终于轻轻一叹，下定决心道：“我家老爷不在跟前，我就替他做主——”

冯氏叹息道：“本来相与就不多，他们父子南下前，只有在祭祖扫墓时才见得一面，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自己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”

灯下漫笔

雨生百谷晴方好

范 昕

枚叶片中，红黄交错，相互渗透，有种莫可名状的味道。只是新生的叶子越来越多，叶片青嫩得像是抹了层油。

春雨又是香气弥漫的时节。从梨花到香椿花，再到海桐花，一路香了过来。路边的海桐此时香得铺天盖地。

春雨又是香气弥漫的时节。从梨花到香椿花，再到海桐花，一路香了过来。路边的海桐此时香得铺天盖地。

能不能长成大树，则要看天意。在乡下，贫陋的巷子里，简易的堂院中，楝树都随处可见。

春雨之后，立夏之前，万物丰茂，但并不强盛，春之柔媚与夏之葱郁并存，应是最好的光景。

春雨又是香气弥漫的时节。从梨花到香椿花，再到海桐花，一路香了过来。路边的海桐此时香得铺天盖地。

春雨又是香气弥漫的时节。从梨花到香椿花，再到海桐花，一路香了过来。

新书架

《莫达维的秘密》：宁做你脚下的陨石

酷 威

爱情？事业？没有什么是一把地质锤锤不定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再来一把！

性格爽辣的地质学女博士苏纪时，李代桃僵顶包性格柔弱的妹妹进入娱乐圈，却不想反凭霸气十足的个人魅力，成了新一代全民偶像。

《莫达维》其实就是“破陨石”。天外陨石落到地面，滚烫的温度使

朵小到极易被直立行走的人类忽略。我喜欢这些细微的美，它的美只呈现给愿意低头亲近大地的人。

柏树花肉粉色，肉质的花瓣，层次分明，但所有的花瓣都肉嘟嘟的，简直要堆成一小坨肉疙瘩，敦实可爱。

春色不仅是可欣赏的，还可以品尝。春天里，有很多花草可以吃。

如果春天不在你的心里，那它一定跑到你的胃里去了。



春日写生(摄影) 张 永

品人忆事

赵元惠先生二三事

陈鲁民

啥，他把全国杂文大家的亲笔书信都收集到了。后来，他还小心翼翼地给我看了这些名家的手稿和来信。

元惠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辆破自行车和帆布包。直到80年前，他都一直骑着这辆自行车在郑州市转来转去。

我退休没事，骑车也累不着，还能锻炼身体。他那个帆布包也是个百宝囊，每次见面，都是鼓鼓囊囊的。

连载



备，便一枪打死了他。” 刘海闻言面露窘色，冯氏也是尴尬不已，低着头道：“你也真是好奇，非要问这个。”

香迷住，不露声色地上去，伸手就掀开上面的篷布，拿将起来，不料煎饼正热着，烫得他哎哟一声，差点儿扔了。

刘海跟冯氏交谈也好，争执也好，总归是用的敬辞，你一个“长官”，我一个“夫人”，可不知不觉间，异口同声地换了语气。

冯氏又何等精于察言观色的人，见刘海表情欢快，便知他心里有数，当下脸色也活泛起来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便不要再吃了。”

冯氏已平复如常，闻言后脸上顿时波澜骤现，难以名状。她摇摇头摆摆手站起来，宛如平地冒起一股孤烟。



春雨一溪花(油画) 左国顺

诗路放歌

这个春天不能看你

马 卫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田野的油菜花，油菜花上的蜜蜂蝴蝶，绿油油的鹅儿草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红绯绯的樱桃花，花蕾上的春风花瓣上的春雨，花枝上麻雀的落影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蝌蚪拖着胖尾巴，变成青蛙或长成丑陋的癞蛤蟆，守卫禾苗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故乡软绵的黄土，松柏下祖先的坟墓这个春天，宅在家千祈万祷

这个春天我不能来看你 就像，我不能去看自己的前世下个春天一定来看你 践行，今生相伴厮守的约定

短笛轻吹

楸花赋

徐法林

阳春三月，星月隐耀，万籁俱寂。绕园三匝，清香满鼻息。迥寻曲径，见槐一棵，然枯枝弄隅，唯余

花，小而淡雅，香清溢远。不争桃李芬芳，不慕松竹青翠，不美牡丹雍容华贵，惟谦惟诚，添彩于暮春，增色于孟夏。

冯氏沉默片刻，像在思忖，终于轻轻一叹，下定决心道：“我家老爷不在跟前，我就替他做主——”

冯氏叹息道：“本来相与就不多，他们父子南下前，只有在祭祖扫墓时才见得一面，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自己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”

冯氏沉默片刻，像在思忖，终于轻轻一叹，下定决心道：“我家老爷不在跟前，我就替他做主——”

冯氏叹息道：“本来相与就不多，他们父子南下前，只有在祭祖扫墓时才见得一面，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自己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”

冯氏沉默片刻，像在思忖，终于轻轻一叹，下定决心道：“我家老爷不在跟前，我就替他做主——”

冯氏叹息道：“本来相与就不多，他们父子南下前，只有在祭祖扫墓时才见得一面，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自己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”

冯氏沉默片刻，像在思忖，终于轻轻一叹，下定决心道：“我家老爷不在跟前，我就替他做主——”

冯氏叹息道：“本来相与就不多，他们父子南下前，只有在祭祖扫墓时才见得一面，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自己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”